

再也不得安宁

No Longer at Ease

[尼日利亚] 钦努阿·阿契贝 著
马群英 译



No Longer at Ease

再也不得安宁

〔尼日利亚〕钦努阿·阿契贝 著

马群英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再也不得安宁 / [尼日利亚] 阿契贝著; 马群英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4.10
ISBN 978-7-5442-6958-2

I. ①再… II. ①阿…②马… III. ①长篇小说—尼
日利亚—现代 IV. ①I43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62989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3-153

NO LONGER AT EASE
Copyright©1960, Chinua Achebe
All rights reserved.

再也不得安宁

[尼日利亚] 钦努阿·阿契贝 著
马群英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黄宁群
特邀编辑 陈 蒙 刘昱含
装帧设计 金 山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6
字 数 110千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958-2
定 价 29.5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这些王国，
但在旧有的教规里，这里再也不得安宁，
与一群对自己的神深信不疑的陌生人为伍。
我真巴不得再死一次。

——T. S. 艾略特《三圣人的旅程》

三四个星期以来，奥比·奥贡喀沃一直在使自己坚强起来，以面对这一刻。那天早上走上被告席时，他以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穿一身有棕榈树与海滩图案的西装，显得镇静而又冷漠。除了最开始法官找一位律师麻烦的那一小会儿，他好像对法庭程序并无多大兴趣。

“九点钟开庭。你为什么迟到？”

威廉·盖洛韦先生是拉各斯和南喀麦隆高等法院的法官。他看人的时候，总像标本收藏家把昆虫标本固定在福尔马林里一样盯着。此刻他把头放低，像只被激怒的公羊，从金丝眼镜上方仔细地打量着那位律师。

“对不起，法官大人，”律师结结巴巴地说，“我的车在路上坏了。”

法官继续打量了他好长一段时间，然后突然说：

“好了，阿德耶米先生。我接受你的理由。不过，我得说，我对经常以交通问题为借口感到厌烦了。”

法庭里传来压抑的笑声。奥比·奥贡喀沃苍白地笑了一下，然后又恢复冷漠。

法庭挤得爆满，站着的人几乎跟坐着的一样多。几个星期以来，奥比的案子一直是拉各斯人的谈资。到最后审判的这一天，所有能放下工作的人都来旁听了。有些公务员甚至付给医生十先令六便士之多的现金，就为了开那天的病假证明。

即便在法官开始总结时，奥比的冷漠也没有丝毫减退。直到法官说道“我不明白，像你这样一个受过教育、前途光明的人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时，奥比的表情才突然有了明显的转变。泪水不争气地在他眼里打转。他拿出块白手绢擦了擦脸，感觉却像在擦汗。他甚至试着用笑来掩饰泪水。其实笑更合情理。他早就料到他们会说“教育”、“前途”以及“背叛”之类的词。他想到并多次演练过这个场景，它已经变得像朋友一样熟悉。

实际上，几个星期前第一次开庭时，奥比的上司格林先生，公诉方的证人之一，也提到了诸如很有前途的年轻人之类的话。不过奥比在那时完全不为所动。多亏他母亲最近去世了，克拉拉也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接踵而至的两个打击已使他变得麻木，不再是以前的奥比，现在的他可以正视像“教育”、“前途”这样的字眼。但现在，当这最重要的时刻到来时，他还是被不

争气的泪水出卖了。

格林先生从早上五点就一直在打网球，这很不正常。一般情况下，工作占去了他太多的时间，他很少有空打球。他平时的锻炼就是在晚上散会几步。但今天，他跟一位在英国文化协会工作的朋友打球去了。打完球后，他们回到酒吧休息。格林先生里面穿着白衬衫，外面套了件浅黄色的毛衣，脖子上搭了条白毛巾。酒吧里还有很多欧洲人，有的半坐在高凳上，有的三三两两站在一起喝冰啤、橙汁或金汤力。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那样做。”格林先生的朋友若有所思地说，一边用手指在蒙着一层雾气的冰啤酒瓶背面画线。

“我能理解，”格林先生简单地说，“我不明白的是，像你这样的人为什么不愿意面对现实。”格林先生以坦率著称，他用脖子上的那条白毛巾擦拭着红红的脸膛，“非洲人腐败透了。”他朋友偷偷地环顾了一下四周，更多的是出于本能，但其实并无必要，因为现在虽然酒吧从理论上讲对黑人开放，但没几个非洲人会来。在这个特殊的时间段更是一个都没有，当然，那些谦恭谨慎的服务员除外。从你走进酒吧，喝上一杯，签单，和朋友谈话，到最后离开，你可能全程都不会注意到身着白色套装的他们。如果所有事情都运行如常，你瞧都不会瞧他们一眼。

“他们都腐败。”格林先生重复着，“我完全赞同平等。我也同意有人会不喜欢待在南非。但平等改变不了事实。”

“什么事实？”他朋友问。相对来说，他对这个国家还没那么了解。酒吧里的谈话稍微停了一会儿，因为很多人都在听格林先生说话，但他们都假装没有在听。

“事实是，多少个世纪以来，非洲人一直是世上最恶劣气候和能想到的各种疾病的受害者。并不是他的错。但他身心俱毁。我们让他接受了西方教育。但那对他又有什么用呢？他是……”格林先生的话被另一个朋友的到来打断。

“你好，彼得。你好，比尔。”

“你好。”

“你好。”

“可以一起坐吗？”

“当然。”

“请坐。你喝什么？啤酒？好。服务员，给这位先生来瓶啤酒。”

“什么牌子的，先生？”

“喜力。”

“好的，先生。”

“刚才我们正在谈那个受贿的年轻人。”

“哦，他啊。”

在拉各斯大陆的某个地方，乌姆奥菲亚进步协会正在召开紧急会议。乌姆奥菲亚是尼日利亚东部的一个伊博族村庄，是奥比·奥贡喀沃的家乡。村庄并不太大，但那里的居民称它为

镇。他们对镇子的过去深感自豪，那时，它曾使邻村人闻风丧胆，后来白人的到来才使它沦落得与邻村无异。那些离开家乡到尼日利亚其他地方工作的乌姆奥菲亚人（他们这样称呼自己）把自己看成外乡人。他们大概每两年回家休假一次。等存了足够的钱，他们就托家里的亲戚给自己找个老婆，或者在自家的地产上建一幢“锌”房^①。不管待在尼日利亚什么地方，他们都会成立乌姆奥菲亚进步协会的分会。

最近几个星期，协会成员为奥比·奥贡喀沃的案子开了好几次会。第一次开会时，很多人认为没有理由为一个不久前才冒犯过协会的败家子的麻烦事而自寻烦恼。

“我们已经花了八百镑让他去英国学习，”其中一个说，“但他不仅不感激我们，还为了一个没用的女人侮辱我们。现在，我们又被叫过来为他凑更多的钱。他那么高的工资都干什么去了？按我说，我们已经对他仁至义尽了。”

虽然其他人同意他说的是事实，但谁也没有当真。正如协会主席所说，困境中的族人应该被拯救而非被责备；对兄弟的愤怒只停留在皮肉就好，不该深入骨髓。因此，协会决定从基金里拿出钱来为奥比请律师。

但今天上午，案子输了。这就是紧急会议再度召开的原因。大家来到莫勒尼街协会主席的家里，激动地谈论着法院的判决。

^①用镀锌的钢板建的房子。

“我早知道会这样，”那个从一开始就反对协会干预的人说，“我们只是在浪费钱。俗话怎么说来着？为注定不成器的人而努力，除了碰得一脸灰外别无所获。”

但没人响应他。乌姆奥菲亚人准备战斗到底。他们对奥比不抱任何幻想。他无疑是个极愚蠢又任性的小伙子，但现在还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先要把狐狸赶跑，之后再警告母鸡不要跑到林子中去。

到了该警告的时候，乌姆奥菲亚人绝对会全力出击，毫不留情。协会主席说，一名高级公务员为了二十镑就进了监狱，这是个耻辱。他恶狠狠地重复着“二十镑”。“我反对不劳而获。但俗话说，就算你想吃癞蛤蟆，也该挑一只肥美多汁的。”

“完全是因为没有经验，”另一个说，“他就不该自己接钱。别人都是让人把钱交给仆人。奥比试着做大家都在做的事情，但不知道方法。”他接着讲了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一只老鼠和它的朋友蜥蜴一起去游泳，结果老鼠冻死了，因为蜥蜴有鳞片防水，而老鼠毛沾水就湿。

讨论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主席看了看他的怀表，宣布开会。所有人都站了起来。主席做了短暂的祷告后拿出三个柯拉果^①。会场上最年长的人开始念另一番祷词，一边切开其中一个。“带来柯拉果的人也带来了生命。”他说，“我们不想

^①产于非洲的一种多年生果实，味苦，含咖啡因，具有提神解乏的作用，是尼亚伊博族待客的佳品，亦被当作嗜好品，在口中咀嚼。

害人，但如果有人想害我们，愿他摔断脖子。”会员们回道：“阿门。”“我们是外乡人，如果有什么好事，但愿我们也能沾光。”“阿门。”“但如果有什么不测，就让它发生在那些知道要供奉什么神的本地人身上吧。”“阿门。”“在这个城市，很多镇都有四五个甚至十个自己人在做欧洲人的工作，乌姆奥菲亚却只有一个。如今，我们的敌人们说，即便一个也太多了。但我们的祖先绝不会同意。”“阿门。”“唯一的棕榈果绝不会在火中消失。”“阿门。”

奥比·奥贡喀沃确实是唯一的棕榈果。他的全名是奥比阿巨卢，意思是“终于安心了”；当然，安的是他父亲的心。在奥比之前，他妻子给他生了四个女儿。他心里自然有点儿焦虑。他皈依了基督教（实际上，他是一名传教士），因此不能再娶。但他不是那种把烦恼写在脸上的人。他尤其不愿意让异教徒们知道他的烦恼。他把第四个女儿命名为恩娃依丁玛，意思是“女孩也很好”。但他的语气不能使人信服。

不过，在拉各斯切开柯拉果并把奥比·奥贡喀沃叫作“唯一的棕榈果”的那位老人，当时所想的并不是奥贡喀沃的家庭，而是古老又好战的乌姆奥菲亚村。六七年前，在外地的乌姆奥菲亚人组建了协会，计划集资送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到英国去学习。他们毫不手软地从自己人手里收取会费。就在五年前的今天，奥比·奥贡喀沃获得了这项计划的第一笔奖学金。虽然叫奖学金，但这笔钱是要还的。奥比欠下的是八百镑，回国后四

年内还清。他们希望他学法律，回来后便可以处理他们与邻村所有的土地纠纷。但奥比到那边学了英文。他并不是第一次任性了。协会成员很生气，但最后还是没有干涉。虽然他当不了律师，但在政府部门得到一个“欧洲人的职位”也好。

第一名奖学金得主的选拔对协会来说并不难。奥比的优势是明摆着的。在十二三岁时，他就以地区第一名的成绩通过六年级的考试，然后带着奖学金进入了东尼日利亚最好的中学之一。五年后，他通过了剑桥国际高中考试，八门科目门门优秀。他那时是村里的名人，名字在他曾经就读的教会学校里被频频提起。（现在大家都闭口不谈他在战争期间给希特勒写信、让学校蒙羞的事了。当时的校长几乎是含着泪说，奥比是大英帝国的耻辱，如果他当时年龄更大一点儿的话，肯定会在监狱里度过悲惨的余生。他那时才十一岁，因此最后只是屁股挨了六鞭子了事。）

奥比要去英国的事在乌姆奥菲亚引起了轰动。在动身去拉各斯的前几天，他父母在家里举办了一次祷告会。乌姆奥菲亚圣马克圣公会教堂的塞缪尔·艾可迪牧师是主持人。他说，奥比的成功是预言的应验：

坐在黑暗中的民众

看到了大光，

那坐在死亡之地和死亡阴影中的人们，

曙光为他们升起。^①

牧师讲了半个多小时。然后他问有没有人愿意带领大家祷告。在大多数人还没来得及站起，更不用说闭上眼睛之前，玛丽就立即接受了挑战。她是乌姆奥菲亚最热心的基督徒之一，也是奥比的母亲汉娜·奥贡喀沃的好友。虽然她家离教堂有三英里甚至更远，但她从未错过牧师在黎明时举行的祷告。无论是雨季最潮湿的那几天，还是寒冷的哈麦丹风^②吹来的时节，玛丽从不缺席。有时甚至会早到一个小时之久。为了省油，她会吹灭防风灯，然后在长泥凳上睡一会儿。

“哦，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她开腔了，“因你起源，拜你终结。没有你我什么也做不了。大河用来给你洗手都嫌小。你有甘薯，你有刀，除非你给我们切一块，否则我们吃不到。在你眼中我们如蝼蚁，如同那些洗澡只洗肚子不洗背的小孩……”她滔滔不绝，引用了一个又一个谚语，描绘了一幅又一幅场景。最后才把话题绕回到这次聚会，她仔仔细细地谈到了许多事，其中就有她朋友这个即将在国外学有所成的儿子的生活经历。她讲完后，大家睁开眼，揉了揉，以再次适应傍晚的光线。

他们坐在从学校借来的长木凳上。主持人前面有一张小桌。

① 出自《马太福音》4:16，译文据中文标准译本。

② 来自撒哈拉沙漠的干燥含沙的东风或东北风。

奥比坐在桌子的一边，穿着校服西装和白裤子。

两个健壮的男人半弯着腰从厨房走了过来，抬着一个盛有米饭的大铁盆。后面还有一个大铁盆跟着。两名年轻妇女端来一盆刚出锅的热气腾腾的炖菜。随后是一桶桶的棕榈酒以及教堂为其成员准备的一大堆碟子和勺子，这些餐具是供婚庆、出生、丧葬和其他此类场合使用的。

以撒·奥贡喀沃先生做了简短的发言，并把“这枚小柯拉果”摆在客人面前。以乌姆奥菲亚的标准，他是个富人。二十五年来，他一直是教会的传教士，退休后每年拿二十五镑退休金。在乌姆奥菲亚，他是第一个建“锌”房的人。因此，没人奇怪他会办一场酒席，但没人想到排场这么大，即便奥贡喀沃向来以用钱大方、有时近乎浪费而出名。无论何时，只要他老婆反对他的铺张，他都会用他父亲最喜欢的那句谚语——住在尼日尔河边的人不该用唾沫洗手——来反驳。奇怪的是，他原本拒绝接受他父亲的一切，但又偏偏记得这句谚语。也许，他早就忘了这是他父亲以前常说的。

酒席结束时，牧师又说了一大通。他感谢奥贡喀沃的这场盛宴，它比最近很多婚宴还要隆重。

艾可迪先生从市区来，因此，他有资格跟大家讲一下自从请帖发明以来，镇上的婚宴如何大不如前。当他告诉他们（那显然是言过其实），除非收到一张写有 R. S. V. P. ——足量的米饭和炖菜（Rice and Stew Very Plenty）——的请帖，不然连邻居

的婚宴也不能参加时，很多人因为不相信而大吹口哨。

然后，他转向坐在他右首的年轻人，说：“从前，乌姆奥菲亚会要你为她而战，带回敌人的首级。但我们已经远离了那黑暗的时代，被上帝羔羊的鲜血所拯救。现在，我们派你去学知识。记住，敬畏上帝就是智慧的开端。我听说，有些其他镇子的年轻人到白人的国家后无心向学，而是追求肉体享乐。他们中有些人甚至跟白种女人结了婚。”听众们低声咕哝着，表示对这种行为极端反对。“那种人不再属于他的族人。他就像浪费在林中的雨。我本来想建议在你走之前给你找个老婆的。但现在时间太短了。不管怎样，我知道我们不用担心你。我们是派你去那儿学知识的。享受可以以后慢慢来。不要像主舞曲还没到就把自己跳瘸了的小羚羊那样，太急于享受尘世间的乐趣。”

艾可迪先生再次感谢奥贡喀沃以及接受邀请的客人们。“要是你们没有接受他的邀请，我们这位兄弟就变得像圣经中那位召人赴喜筵的国王^①那样了。”

他一讲完，玛丽就开始领唱女人们在祷告会上学会的一首歌。

不要让我落在耶稣的后面，等着我，
当我要去农场的时候。

^①典出《马太福音》第22章。

不要让我落在耶稣的后面，等着我，

当我要去集市的时候。

不要让我落在耶稣的后面，等着我，

在我吃饭的时候。

不要让我落在耶稣的后面，等着我，

在我洗澡的时候。

不要让我落在耶稣的后面，等着我，

当我要去白人的国度的时候。

不要让他落在耶稣的后面，等着他。

聚会在“赞美上帝，保佑众生”的歌声中结束。客人们向奥比告别，很多人又把其他人对他的忠告全部重复了一遍。他们跟他握手，同时把礼物塞进他的手心，有时是一先令，有时是一便士，用来买支笔，买个练习本，或者一块路上吃的面包。在那样一个很难见到钱，男男女女年复一年地在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以获取微薄生活来源的村庄里，这些都是很贵重的礼物了。

奥比在英国待了不到四年。他有时很难相信自己只待了那么短的时间。英国的冬天让他很痛苦，他想家想得身体都出了毛病，因此感觉更像是待了十年，而不是四年。只有到了英国，他才第一次觉得尼日利亚不只是一个名字。那是英国给他造成的第一大改变。

但回来后，他发觉现实中的尼日利亚与他在英国的四年里所想象的完全不同。很多东西他都认不出来了，还有些是他第一次见到的——比如拉各斯的贫民窟。

小时候，他从一名返乡士兵那里第一次听说了拉各斯。那些士兵都是见过世面的英雄。他们提到阿比西尼亚、埃及、巴勒斯坦、缅甸和其他许多国家。有些士兵曾经是村里没出息的人，但现在英雄，有成袋成袋的钱。村民们围坐在他们脚边，